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廿二.

下午，東尼出去張羅錢，沙爾索與甘格也出去了，尼奧與秀子在睡午覺。我正打算寫日記，威瑪來了。前幾次見面，都是在晚上或室內微弱的燈光下。但在充足的光線下，特意打扮的她，使我眼睛一亮，一時間幾乎認不出來。她妝化的很濃，眉目倒很清秀，但輪廓卻很生硬。她顴骨突起，鼻梁高聳，打扮起來活像時裝店櫥窗中陳列的蠟像。

我不太情願地招呼她坐下，她想靠著我，我立刻說：「隨時會有人來。」

「怕什麼？」

我顧不得傷她的自尊，我必須告訴她：「我是個獨身主義者，昨夜是因為抽了大麻，迷糊中……」

「把我當成另外一個人？」她幽幽地說。

「不！迷糊中我不能自制。」

「為什麼要自制呢？」

「我不願受到任何約束。」

「我絕不約束你，我知道我很醜，不會有人喜歡我。」

「妳錯了，妳並不醜，只是每個人欣賞的觀點不同。我很喜歡妳，但是，妳看看我們這種生活，我們不夠資格愛任何人。」

她低著頭，淚珠泫然欲滴，我不忍心傷害她，只得說：「假如妳願意的話，我希望和妳保持昨天那種關係。」

「每個男人都這樣說。」

她開始哭了，賈寶玉說得好，女人是水做的，哭起來似乎都顯得分外嬌美。我不能被軟化，不一次說清楚，以後的麻煩將會無休無止。

「我只希望妳冷靜的考慮一下，像我們這種被稱為嬉皮的人，一向是好吃懶做，不見容於社會，連生存都有問題，妳能跟我受這個苦嗎？再說平日我們亂七八糟成了習慣，你又能忍受我們喜新厭舊的毛病嗎？妳要的是安定的家庭生活，妳該結交一些規規矩矩的青年。繼續和我們混下去，妳一輩子都不會有希望。」

「我爸爸說你們很有學問，是很有辦法的人。」

「他不瞭解我們，可是妳應該看得出來，我們是一群光說不練的人。看起來我們很逍遙自在，事實上我們是沒有出息，不夠資格享受一般人所認為的幸福。真要和我們在一起，妳不妨先考慮一下，有一餐沒一餐的，沒有新衣穿，睡地板就算是好日子。今天東尼去籌錢，如果弄不到，我們很可能要到街上睡覺了。」

「真的？」她大為驚訝。

「我想騙妳也辦不到，妳看看我們這裡，再窮的人也比我們好。」

她遊目四望，才認清了這個殘酷的事實。她夢醒了，由天上跌了下來。她又問我：「你難道不想過好日子？我是說……」

「對我來說，這樣沒有責任的日子就是好日子。」

「可是，你不怕挨餓？」

「怕挨餓？死都不怕，還有什麼可怕的？」

她傻傻地望著我，我也仔細地打量她，想看出這番話能不能得到預期的效果。由她的神態看來，我發現不太樂觀。她想了一會，又說：「假如環境能改善些，不是更好嗎？」

麻煩終於來了，顯然她有意動她爸爸的腦筋。我已經錯了一次，不能再錯了，這是我挽回頹勢的良機。她的條件當然不可以接受，不過毫無理由的反對，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。我決定說實話：「環境能改善當然好，但是那還能叫嬉皮嗎？」

她沒有回答，也不再說話，一個人靜靜地坐著低頭沉思，不時地又抬起頭，瞟我一眼。直到她告辭回去為止，由她眼中流露的情感，我知道這問題並沒有解決。但是在表明了立場後，我不再為這件事煩惱了。

晚上，貝珍來了，東尼還不見人影。我陪貝珍坐在娛樂間裡，一直找不到可以開口的話題。幾乎等到了半夜，我勸她回去，她卻說：「這一切都是我引起的，我考慮了幾天，發現有兩個方法可以贖罪，一是幫你們解決問題，一是與你們一同承擔這個痛苦。」

「瞎說，這事與妳有什麼關係呢？遲早要發生的！」

「但卻正好給我碰到了，我不能原諒自己！」

「荒唐！妳解決得了嗎？妳知道問題在哪裡嗎？」

「我當然解決不了，所以才打算加入你們。」

「別胡鬧！妳還在求學，妳有妳的前途！」

「如果你認為所走的道路是錯的，為什麼還要走下去呢？再如你認為是對的，那又為什麼要阻止我？」

好犀利的詞令！我問自己，這條道路是對是錯？老實說，我答不上來。有一點倒能肯定，就是我在走頭無路之下來到這裡，並且在這裡找回了自己。但這只是個案，是源於我個人特殊的經驗及背景，換了另一個人，不一定能得到同樣的效果。

對貝珍而言，她的問題是東尼，而東尼是顆威力強大的定時炸彈。她來這裡不僅幫不了東尼，恐怕連自己都會被炸掉，不論如何，我不容這種事情發生。

我知道貝珍是個極有主見的女孩，她說出這番話，一定已經作了周全的考慮。我怎麼針對她的問題，讓她瞭解真實的狀況呢？再說，尼奧很想吸收她，說不定在我們談話的當兒，尼奧突然冒出來，那就再也難以挽回了。所以我決定送她回去，就便在路上暢談一番。

「走！我送妳回去，咱們在路上聊聊。」

「不，我要等東尼回來。」

「妳要等東尼回來？妳以為他天天睡這裡？」

「這裡不是他的家嗎？」貝珍實在天真得可愛。

「家？東尼不能有家，至少，東尼很少睡在家中。」我發覺這是一個有效的切入點，所以特別強調「睡」字。

「是嗎？我以為他很顧家，只是與他太太相處不來而已。」說著，她不再堅持，我們小心翼翼地摸著黑，下了危樓。

「東尼是個好人，而且是個極為敏銳、有理想、有見識的青年。可是我們身處在一個惶惑的時代，我們和東尼一樣，既不能接受當今社會的價值觀，又找不到適當的方向。我們只有無休無止的追尋，誰都不知道最終會得到什麼。」

「妳要知道，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了，人生最有朝氣的一段已經過去了。就像秋天的落葉一般，再也無法回到那欣欣向榮的枝頭。而妳，妳不屬於這裡，妳根本還沒有看到這個世界，先去看看再決定來不來也不遲。」我很誠懇地勸她。

「謝謝你的好意，請不要把我當成小孩子，我懂得雖然不多，但卻足夠令我想了想了。我接觸的人不算少，在家鄉裡，我是天之驕子，因為內地難得有幾個人到大城市來讀大學。在學校裡，我也是風頭人物，女孩子嘛，只要有三分姿色，一些自命不凡的大男人，就開始動起我們的腦筋了。」

「老實告訴你，我受過傷，而且傷得很重，但是我認為很值得，因為我成長了。你說的我都懂，而且也想過。如果你問我，有沒有勇氣拋開一切，去追尋那個不知有無的真理。老實說，我做不到。正因如此，我很佩服你們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愛東尼，雖然我知道他並不愛我。」她的頭腦很清晰，說得清楚明瞭。

「好吧！我不再多說，如果妳真要參加，也希望妳趁暑假時來。至少，這樣不會擔擱學業。」